

诗经——
双音词论稿

《诗经》双音词论稿

朱 广 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诗经》双音词论稿

朱广祁 著

责任编辑 刘一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联)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70 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90册

统一书号9105·4 定价1.35元

序

今日治诗经，当宗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诗经还诗经，自属势之所必然。朱熹之诗经，毛、郑之诗经，仲尼之诗经，皆诗经也，然皆非诗经之诗经。世有守朱熹、守毛郑、守仲尼以治诗经者，予岂敢口是而腹非之，殊可以各行其道。而予之所好，则在于闻一多先生之治诗经。予读朱广祁同志《〈诗经〉双音词论稿》，洵乎其为以诗经治诗经矣。广祁同志有得于音韵、文字、训诂，其释一言，立一义，皆确然有据，其所据则诗经之语言是。其所同不为苟同，其所异不为苟异，其所成就可以质诸并世大雅君子以得教益。广祁同志之创为此作，深以审慎自励，一一屏绝臆断；深以忠于诗经时代自励，绝不使其训诂屈于经学附庸之地位，亦绝不以墨守取悦于时。其所论重言之性质，其所论衬字双音结构之特点，其于旧说讹误之订正，在在惬乎人心，予以为可以有当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矣。然则广祁同志之所得，岂徒有功于汉语言文字之探讨，亦大有功于治汉语言文字之学风。今蒙河南人民出版社为印行问世，实学术界一快事。敢书予之所深赏者以序其端，亦以志念于闻一多先生。

山东大学殷焕先序于北京之居养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引 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汉语文学创作第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无论是在文学本身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文学语言的发展方面，《诗经》对后世都产生了极为广泛、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今天已经难于确切地考定其作者和创作年代。但是，就《诗经》的全体作品而言，可以断定它产生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之间。这五百多年间的典型的文学作品，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一部《诗经》，能够作为这个时期汉语文学语言的可靠资料的文献，今天可以见到的也只有这一部《诗经》。秦火之后，《诗经》的传授尽管出现了毛诗跟其他三家诗的不同，流传到现在的《诗经》在文字方面尽管也有异文甚或错简，但这些都还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全面地认识与研究它的语言面貌。而且，《诗经》不象《尚书》那样，在成书时代和作品真伪方面存在着复杂的问题。因此，《诗经》作为语言资料的研究价值是十分可贵的，它是考察春秋以前汉语面貌的一部最值得珍贵的文献。

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诗经》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周代以前汉语词汇的构造体系，我们目前还没有充

分的文献作根据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从仅存的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中，还是可以窥得一些端倪。在构成方面以单音节词为主，这是当时汉语词汇体系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单音节词占主要地位，使得语言的表现能力和新词的产生都受到限制。从周代开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力得到十分迅速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政治制度出现了与商代以前很不相同的表现，思想文化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到新的水平。社会的发展促使着语言也发生跟社会交际相适应的重要演化，首先就表现在词汇方面。要大量产生反映新事物新思想的词，词汇内部也要大大增强区别能力，以便表现复杂的思维形式和内容，要求词的构成突破单音节的限制，逐渐产生复音词，从而在词汇体系上演变为以双音复合词为主要成分。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节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节词为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它经历了十分绵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而《诗经》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个重要演化的开始阶段。《诗经》作为第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对后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诗经》的文学形式特点决定了它在语言中重视双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组的运用，这又直接促进了汉语词汇向双音节化的发展。所以，考察《诗经》语言的词汇构成，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以《诗经》的语言作为词汇研究的对象，应该注意到《诗经》在语言方面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

一、《诗经》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又是讲求句式整齐、韵律和谐的诗歌形式，它可以配乐曲歌唱。由于修辞方式、

文学表现手法以及声律节奏的需要，在语言上和一般的散文典籍不会完全一致，这就必然会在词汇运用方面形成《诗经》的特色。不充分注意这一点，就会对一些现象困惑不解，或者作出不符合实际的解释。

二、孔子删诗之说，固然未必可信，但《诗经》在孔子时代是经过整理加工的，却是不容否定事实。这种整理加工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便是使用“雅言”。一般说来，《诗经》的语言，即使在十五国风中也很少有方言要素的表现，我们很难断定什么词是什么地域的方言词。另一方面，《诗经》的作品，毕竟涉及很长的时代和很广的地域，风格形式又不相同，它们的语言又不可能是绝对统一的。在词汇方面，也就必然出现相当复杂的现象，值得加以注意。

三、《诗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儒家经典受到推崇和重视，自《毛传》《郑笺》以下，训释《诗经》的著作洋洋可观。这些训诂著作中，保存着许多可贵的资料，值得我们借鉴继承。但是，训诂家们为了要使《诗经》处处附会儒家的思想观点，不仅在篇章内容上往往有所曲说，对词语的解释也不免存在错误甚至有意的曲解。我们在继承古代训诂遗产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剔除这些糟粕。真正对《诗经》词义进行科学的语言学的研究，直到清代乾嘉时期才算开了个头。由于时代去古甚远，也由于学者们所持理论和学术素养的不同，对《诗经》中许多词义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至今没有得到公认的结论。我们在研究《诗经》词汇时，对词义的理解须十分慎重，对前人的成说不为苟同苟

异，要作到出言有据，切合文理。如果在今天还抱着《诗经》温柔敦厚的看法，奉《毛传》《郑笺》为圭臬而不敢有异词，那是会阻碍汉语研究的。清代的王念孙父子是封建士大夫，尚能对儒家经典的旧注提出许多根本性的怀疑，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学者难道还应该抱残守缺？

本书试图全面考察一下双音词在《诗经》中的各种表现，并通过这些考察来展现汉语词汇在双音节化早期的一般面貌，希望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依据。《诗经》中的双音词，有单纯词也有复合词。单纯词即重言和联绵字，本书着重研究它们的性质、作用，以及产生与演变的大势。重言和联绵字是汉语词汇中较早出现的双音节词，两个音节有着语音方面的一定联系，并且以这种语音联系为线索演变出许多意义上有关联的同族词，本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经》中还有许多单音词与衬字组成的双音结构，前辈学者们对这些双音结构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书对衬字双音结构在《诗经》中频繁使用的原因，以及如何认识它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双音词由单纯词向合成词的发展，是汉语造词法上的一个重要跃进。在《诗经》中，双音节复合词已经具有了很丰富的构词方式，奠定了汉语构词法的基础。本书对《诗经》中复合词的研究，就以其构词方式为重点。

要研究以上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对词义的理解。在这方面，本书就闻见所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择善而从地加以征引；间有质疑之处，则略加考案，陈述笔者一得之愚。考

考虑到一般读者阅读《诗经》的需要，书中所引例句，凡文字比较艰深之处都附以简要的解释，对一些生僻字以汉语拼音字母注其音读。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为指导，对《诗经》中的双音词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分析比较，并综合历代有关《诗经》训诂的资料予以分辨、选择和订正，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的心得见解。上篇探讨重言、衬字双音结构和联绵字的性质、特点，下篇研究复合双音词的结构方式。持论不苟从旧说，不妄作臆断，力求言之有据，对于研究古汉语词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 次

序

引言

上篇 重言、衬字双音结构和联绵字

第一章 重言

第一节 重言在《诗经》中的表现…………… (7)

第二节 《诗经》中重言的性质…………… (41)

第三节 重言的分化…………… (51)

第二章 衬字双音结构

第一节 对衬字双音结构的认识…………… (63)

第二节 常见衬字双音结构分析…………… (68)

第三节 关于衬字的讨论…………… (86)

第四节 小结…………… (93)

第三章 联绵字

第一节 联绵字的名义…………… (97)

第二节 《诗经》中联绵字的特殊用法…………… (101)

第三节 联绵字的语音联系…………… (108)

第四节 关于非双声叠韵联绵字…………… (126)

第五节 联绵字的分化…………… (132)

第六节 余论…………… (141)

下篇 双音复合词

第四章 概说

- 第一节 《诗经》时代——汉语词汇史上双音复合词的产生时期…………… (146)
- 第二节 词组与复合词的区别…………… (151)
- 第三节 《诗经》中双音复合词的结构方式…………… (159)

第五章 《诗经》中的偏正式复合词

- 第一节 名词中心式偏正复合词…………… (162)
- 第二节 动词和形容词中心式偏正复合词…………… (225)
- 第三节 主谓式和动宾式偏正复合词…………… (232)

第六章 《诗经》中的联合式复合词

- 第一节 单音名词联合式…………… (237)
- 第二节 单音动词联合式…………… (246)
- 第三节 单音形容词联合式…………… (252)

附论 《诗经》中的数词 …………… (257)

后记 …………… (267)

上 篇

重言、衬字双音结构和联绵字

重言是传统小学著作中使用的名称，指同一音节重叠起来构成的双音词。在现代，有的学者把它叫作“叠音词”。不过，“叠音词”这个名称，有时也指现代汉语中某些形容词、动词乃至名词的重叠形式，这就有点含混不清了。首先，现代汉语中的词形重叠，重在意义的变化，而不是重在音节的繁复。比如“人”和“人人”，“家”和“家家”，重叠后意义有变化；“走”和“走走”，“红的”和“红红的”，重叠后在程度、语感等方面也有不同。其次，这种重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限于单音节词。如“糊涂”，既可以说成“胡糊涂涂”，又可说成“胡里糊涂”；“考虑”则又要说成“考虑考虑”。这些词形的重叠，和《诗经》时代的重言是很不相同的。为了避免混淆，这里还是沿用“重言”这个名称。

衬字双音结构，指的是一个单音实词前面或后面衬上一个没有词汇意义的字组成的双音结构。衬字在前的如《周南

• 桃夭》“有萋其实”中的“有萋”（萋音fén，毛传云：实貌。形容草木结实很多）；衬字在后的如《卫风·氓》“咥其笑矣”中的“咥其”（咥音xì，大笑的样子）之类。这种双音结构在《诗经》中所在多有，其他先秦散文中却出现得不普遍。其中的形容词，用法上和重言有相似之处，前人有的把它们看成重言的变体。深入考察一下，它们虽与重言的用法不无相似，在性质上却又有不容忽视的区别。对于这种语言现象，前人还没有固定的指称。今人王显先生称之为“有字式等结构”〔1〕，象是行文临时用语，本书没有采用，而把它们称为“衬字双音结构”。这里说的衬字双音结构，比王显先生所说的“有字式等结构”范围也宽得多，不限定“跟重言作用相当”。

联绵字的名称始见于宋代张有的《复古编》。这一名称比“连语”或“骈词”都明确些，着眼点在于两个音节表达一个意思，不可分开来解释。现在一般语言学著作都采用它，指的是双音节的单纯词。

重言和联绵字在语音方面性质很接近，它们都是两个有一定声韵关联的音节构成的，不过构成重言的两个音节声母韵母都完全相同。如果只从语音角度看，可以把重言当作特殊形式的联绵字。但是，从词汇的其他性质来看，重言和联绵字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重言和联绵字在汉语词汇中是很早就有的双音词，甲骨

〔1〕见《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载《语言研究》第四期，一九五九年。

卜辞和西周钟鼎铭文中已经出现了它们的用例。可是，在《诗经》《楚辞》之前，先秦的其他典籍中，联绵字和重言并不很多，使用频率和范围也不很大。重言和联绵字的大量、广泛使用，以《诗经》最为突出。这一现象，同《诗经》作品的文学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语·泰伯》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是从声音方面来赞美《诗经》作品。《子罕》中记载孔子的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明确地说出《雅》《颂》都是跟音乐配合的。《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毛诗序》也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又说出了《诗经》作品跟舞容的关系。上面这些话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仪礼·乡饮酒礼》关于典礼用乐的记载相印证，可知《诗经》中的诗都是入乐的歌词，而且有些诗的节奏还能配合一定的舞蹈。清代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首先陈述了《诗入乐说》，这是很有见地的。

《诗经》中的诗既然要兼作歌曲和舞乐，就要具备以下的特点：语言简练优美，句式整齐；押韵和谐，声律铿锵悦耳；讲求节奏明快，缓急有一定安排。《诗经》作品要体现这些音乐性的要求，在语言形式方面最重要的是运用双音结构，有些双音结构还要有音节的美感，体现轻重不同的节奏

感。在《诗经》所处的时期，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但在口语中存在着很多双音节的单纯词，这些双音单纯词是由语音关联的造词法构成的。单音词不但在调整声律节奏上有很大困难，有时组成整齐的四字句也不容易；那些具有同音重叠、双声或叠韵关系的双音单纯词，却十分适应《诗经》的声律要求。这样，《诗经》作者们要大量用重言和联绵字，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重言和联绵字不够用时，诗人们还要用各种方式组成轻重相间的双音结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在单音词前后衬上一个虚字。为了克服单音词组成四字句的困难，有时不造成双音结构也要加进衬字来足句。这些现象，都形成了《诗经》与先秦散文作品词汇方面的不同特点。试以《秦风·无衣》一篇为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毛传云：泽，润泽也。解释得不够切当。郑笺以为泽借为“裌”，是内衣的意思）。王于兴师，脩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脩我甲兵（兵，兵器），与子偕行。

这首诗“王于兴师”一句，“于”字并没有什么词汇意义，它的作用只在于足句。如果不衬进一个“于”字，“王兴师”三个单音词是很难组成与前后诗句保持整齐的句式的。除了“于”字之外，《诗经》中常用在动词前面的衬字还有“有、

其、言、薄”等，这些用法都是在先秦散文典籍中很少见到的。这些用法的出现，并不是上古汉语语法的普遍要求，而只是《诗经》句式的特殊需要。因此，用不用这些字，也就很难找出在语法方面有什么不同。一定要寻求这些衬字的语法作用，倒未免求之过深了。

“于、有、其、言、薄”等字常用在动词之前，可以说它们有明确词性的作用呢？也不能。“有”字和“其”字不只用在动词之前，还可以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前面，自然谈不上明确词性；就是通常只用在动词前面的“于、言、薄”等字，在《诗经》中也是可用可不用的。“王于兴师”一句，“王”字如果换成一个双音词，就不会再用“于”字了。用不用这些字，只是看诗句的字数够不够，此外再不由其他的因素来决定。这种衬字足句的现象，直到现在，在民歌或戏曲唱词中还很普遍地存在着。例如，山东吕剧《小姑贤》中有这样可作对比的两句唱词：

有老身，在上房，心乱如麻。

李氏女，在偏房，泪如雨洒。

这出戏的唱腔，要求唱词组成“三、三、四”的十字句。第一句缺一个字，就衬上一个“有”字；第二句不缺字，就不衬这个“有”字了。在第一句中，如果说“有”字有明确词性的作用似乎还有道理；结合第二句来看，就说不过去了。对《诗经》中的衬字，也应该这样全面地来进行考察。

衬字不仅用以足句，还可以与单音词构成双音结构。这种双音结构在节奏上是轻重相间的，衬字在前的前轻后重，